

許嘉雄、貝樂婷 推廣手作 彩繡福獅糰合中西藝術文化

當醒獅製作師傅許嘉雄遇到服裝設計師貝樂婷 (Melissa)，當西洋刺繡風格與中國傳統醒獅工藝相結合，將會碰撞出怎樣的火花？在港鐵商場PopCorn的「彩繡福獅·醒STYLE賀歲」新春裝置中，兩隻巨型雄獅均由二人聯手合作親製，刺繡的優雅與醒獅的威嚴相互和應，推廣手作之餘亦展現中西合璧之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部分圖片由主辦方和受訪者提供

獅頭全由許師傅人手製作，獅頭的構造比傳統獅頭的體積較大，每條支架的位置與尺寸均講求精確，絲毫不差，手工精細。時裝設計師 Melissa 以巧手的刺繡工藝，於10尺長的獅身上注入閃亮的珠片、不同刺繡圖案及繡線，為醒獅創造嶄新、具時尚與藝術風格的形象。桃粉緋緋的醒獅名為「錦上添花 Flowers」，Melissa 沿用西式刺繡美學與新派電子打印技術，將中國吉祥圖案——桃花繪畫在獅身上，讓花卉圖案更顯細緻。為了讓刺繡更具立體，她以層層疊疊閃亮珠片、碎珠及紅色繡線塑造3D花瓣造型，並繡上好意頭數字888朵富貴花圖案。而另一頭名為「珠Bling寶氣」的醒獅，採用金光璀璨的金黃色，獅身以電子打印技術佈滿透光顏色的獨家新春設計圖案，包括如意結、花卉等，由即日起至2月28日。兩人均表示，將醒獅與刺繡結合是首次嘗試，也期望日後有更多機會合作。

貝樂婷：以手工刺繡順應潮流

作為時裝設計師的Melissa也是第一次在如此大作的作品上刺繡，她稱靈感來自於中國傳統屏風上面的線條圖案，組合在一起時卻營造出時尚的感覺。



現場展示Melissa的刺繡材料。張岳悅攝

「我小時候年年都會同媽咪一起行花市，買一株桃花回家，我認為桃花是新年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這次也以桃花作為靈感。幾年前我也有一個collection是以金魚為靈感，並參考傳統中國水墨畫來刺繡圖案，依然是現代時尚的感覺。」

Melissa 出生於加拿大，在學期間曾於倫敦V&A博物館展出作品，她以一級榮譽畢業於倫敦時裝學院時裝及紡織設計系。她堅信，每一件服裝都是藝術品，作品將復古風格融入至現代女性美學，憑着精緻的剪裁呈現女性線條美，配以中西刺繡技術及電腦打印工序，展現其巧手刺繡工藝。她回港後獲高級時裝設計師 Barney Cheng 青睞，擔任其助理設計師。2014年正式推出個人品牌「Antoinette On The Moon」，現今已創立個人品牌「Melissa Bui Atelier」，服裝設計作品多以她周遊列國的經歷為創作靈感，素材不設局限，呈現自由且多元化的氣息。

不由得問Melissa，為何會對閃亮珠片、碎珠子裝飾及繡線等情有獨鍾？原來她從小就對手作極有興趣，常買刺繡套裝在家邊玩邊繡，整紙花、插花、畫畫等也不在話下，再到讀書時重拾對刺繡的興趣，在平面中發掘不同物料帶



許師傅和Melissa的彩繡福獅糰合中西藝術文化。

來的層次感。創業幾年，Melissa認為自己的品牌服裝刺繡愈加精緻之餘，也在款式和數量上愈加大眾化。

許嘉雄：盡所能傳承推廣

許嘉雄常被稱為「香港行內最年輕的紮獅頭師傅」，他笑說，這樣的稱號已經被叫了20多年，年近不惑，希望早日將「最年輕」的稱號傳給自己的兒子。許師傅自幼在武館長大，耳濡目染，擅長舞獅之餘，亦對獅頭製作大感興趣。他六歲那年自學獅頭手藝，經過七年的磨練，終成功紮到完整的獅頭。他從事紙紮工藝30載，其間獲獎無數，於1994年自立門戶，創立紙紮舖「雄獅樓」，主要由他、父親和兒子三人合作，香港16處勝會的製品更是他成名作之一。

曾面對內地平價獅頭競爭激烈，但近年香港興起手作文化，使得香港獅頭迎來第二春，贏在外形精美，結構扎實，尾部花紋色彩奪目，極具觀賞價值。許師傅重視質素，手紮一個香港獅約需七日，每日整九個鐘，而紙紮產品早已委託工廠生產，自己則專心致志整獅頭。他曾進行改革獅頭藝術，大膽採用創新的shocking pink、tiffany blue等顏



許師傅雄獅樓的獅頭作品。



許師傅的藝術作品曾在三藩市市政廳大樓門前展覽。



許師傅的作品獲美國三藩市亞洲藝術博物館收藏。

色，取代傳統紅、黑、黃三色（代表張飛、關羽、劉備），素材更用上流行的牛仔布、水晶石等物料製作獅皮，他希望未來將更多創意元素融入獅頭作品之中，但傳統的使用竹篾、砂紙等製成的支架必不可少，「有的地區食方便，用竹籤和膠紙紮獅頭，但呈現的感覺完全不同。」

現時紮作技藝被列為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許師傅的雄獅樓也有更多機會與藝術家、設計師合作，如與「天天向上」原創人榮念曾合作的《天天花炮》2016年曾於香港文化中心展出，去年則得到知名設計師劉小康邀請，與香港駐三藩市經濟辦事處合作，為「慶祝香港特區政府成立20周年」的花燈節目做了六個紙紮大花瓶，於美國三

藩市市政廳大樓門前展覽，迷你版本更被三藩市亞洲藝術博物館收藏。將紙紮和藝術持續結合，也是許師傅雄獅樓未來的發展方向。

在推廣醒獅方面，許師傅充分發揮了自己年輕的優勢——靈活變通，口才了得，他說：「希望更多的年輕人參與舞獅，因為這是一項很健康的運動。但紮作獅頭至少要學五年，過程沉悶且容易受傷，年輕人卻多短視，難以堅持。」在許師傅看來，紮獅頭除了要對其有濃厚興趣之外，還需要有手工方面的潛質以及潮流觸覺，「我曾教過一班在大學讀視覺藝術的學生，他們在獅頭、獅皮的外形設計方面做得比我還好。」他笑說，也寄望獅頭紮作的傳統手藝能早日傳承至下一代。

日本藝術家田中達也 微型作品賀朱古力新年

當農曆新年恰逢情人節，朱古力即成為必不可少的甜蜜禮物。在日本微型作品設計師田中達也 (TATSUYA TANAKA) 的全新個展「mini CHOCollection」中，32個包括以情人節、年三十晚、大年初一、年初七「人日」等節日為主題的微型場景，用日常生活的小物件配合人形公仔，仿若組成一個「朱古力小香港」，又極富創意、想像力與幽默感。

展覽中同時加入互動元素，只要捐款 HK \$40，即可於場內設置的「CHOCollection照相館」挑選田中達也特別設計的場景，化身成「微型人」置身其中拍照留念，照片除可打印成專屬貼紙外，更會於「朱古力小香港」中展出。田中達也稱這種互動方式新穎有趣，自己也是首次嘗試，感到興奮的同時也希望未來在日本的個展中也可應用這樣的互動與觀眾交流。

一日一幅微縮世界

田中達也兩年前曾來過香港，對香港城市新舊交融的建築印象深刻，而此次首次嘗試設計關於農曆新年的題材，也得益於網絡資料的幫助。他表示，此次參與創作



《2月14日的約會》



《本港·香港》

的「朱古力蛋糕城市」體積頗大，對習慣微型作品的他來說也是一種挑戰，「我創作的材料多數取材於生活，是我們周圍隨處可見的物件，在超市或者五金舖都可以買到，我將它們改造或重新上色，再配以買來的微型公仔，打造一個個不同的小世界。」在作品《本港·香港》中，他用書砌成唐樓的形態，因日文中「書」的發音如同「Hong Kong」的「Hong」，而其中的港式車仔檔則是由香港本地公司贈送。

田中達也生於1981年的日本熊本縣，是一位微型作品藝術家及攝影師。2011年他開始利用日常用品創造小小世界《MINIATURE CAL-NDAR》，並且每日把作品上載至社交媒體，這個習慣堅持至今，Instagram 粉絲超過100萬，他笑說即使要出外旅行，也會將每日上載的作品提前設計好。他出版了三本專輯相冊《MINIATURE LIFE》、



田中達也身後的「朱古力蛋糕大樓」裝置對他來說也是挑戰。

《MINIATURE LIFE2》及《Small Wonders》，談及未來的計劃，他說：「我將在日本舉辦個展，展示九組不同主題的新舊作品，也希望未來可以藉助更大的材料創作，將微縮小世界變為大世界。」

除田中達也的作品展覽外，在即日起至2月25日的海港城「情·尋朱古力」活動中，還有於「海港城·美術館」舉行的《The Sound of Chocolate 朱古力旋律》藝術展，來自塔斯曼尼亞的法籍藝術家 Julia Drouhin 將會以朱古力「黑膠」唱片播放情歌，更首次把經典廣東歌融入其中，讓甜蜜的節日氣氛隨溫馨歌聲成為愉快的節日體驗。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作家陸天明：寫下《倖存者》 為最後一代理想主義者立傳

「我要告訴人們，中國曾經產生過這樣一批『理想主義者』。他們以追求無私和崇高、深入民間，與最底層的民眾一起去改變祖國面貌為己任。他們為此付出過今人難以想像的代價。他們的這種『狂熱衝動』，『不光是一種盲從，也是那一代青年的生活本質。』」74歲的陸天明籌備五年，歷時兩年零九個月，以飛蛾撲火的心態創作完成長篇小說《倖存者》，就是要寫下最後一代理想主義者的一生。

古稀之年的陸天明以等不起的緊迫感，寫出了人生中的第十部長篇小說《倖存者》。陸天明近日冒雪趕赴鄭州與讀者分享新書《倖存者》，他說，中國近四十年間這代人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這需要總結和反思、回顧。他們和共和國一起誕生一起成長，坎坷着共和國的坎坷，艱難着共和國的艱難，幸福着共和國的幸福，夢想着共和國的夢想。這一代人的眼淚、歡樂和奮鬥，應該作為共和國的一筆精神財富留下來。需要更多的中國人來思考我們到底為什麼活着，如何更好地活着。

書寫幾代人的重大轉折

陸天明說，他寫的是「中國最後一代理想主義者」，他認為他們那一代人的理想，是最後一代之了。「我們追求的是絕對的無私，泯滅自我，奉獻給國家，奉獻給民族，走到最艱苦的地方，和工農兵結合，改變祖國一窮二白的面貌，完全不講一點個人得失。」

《倖存者》全書近36萬字，講述了二十



陸天明在鄭州松社書店分享新書《倖存者》。劉蕊攝

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內陸，來自大城市的支邊知青謝平、向少文、李爽等人接受時代感召，投身於新中國的邊疆建設，不料一場爆炸，令他們的命運發生了轉變。塵埃尚未落定，嶄新的時代已然來臨，盛年的他們又面臨着另一重機遇和挑戰。

陸天明解釋說：「倖存者，是對所有活着的人的廣義界定。我們的先賢先烈為了建設新中國，他們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對他們來說，我們這些活着的人，都是倖存者。我們之間隱含着傳承的關係，他們的願望傳承了下來，那就是讓中國變得更好，我們也要把他們的願望傳承下去，這是我寫這部小說的目的之一。另外，我們要繼續這個願望，活得更好，這是小說想要表達的第二個意思。」

《倖存者》是陸天明「驕陽」三部曲的首部。據了解，「三部曲」被列為十九大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也是其中唯一的一部文藝類圖書。為描繪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近40年艱難玉成的歷程，陸天明計劃以「中國三部曲·驕陽」三部長篇的形式，展現幾代人在翻天覆地的歲月裡所經歷的重大轉折。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鄭州報道